

正在消逝的地理

The fading of Geography

纳兰秋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正在消逝的地理

The fading of Geography

纳兰秋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在消逝的地理 / 纳兰秋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60-5461-5

I. 正… II. 纳… III. 历史地理—研究报告—中国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999 号

责任编辑: 刘旭涛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7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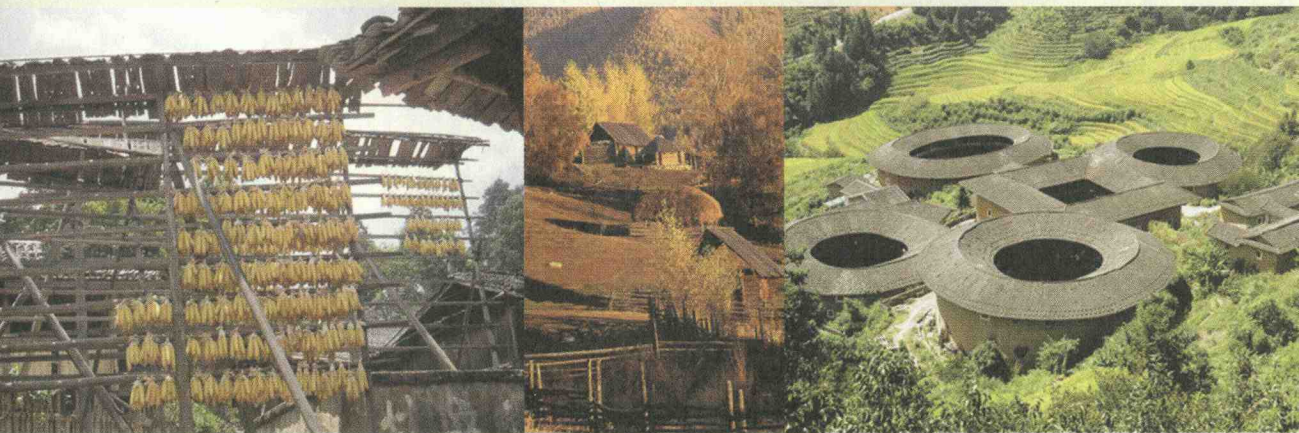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 001 / 为了可能的忘却 / 刘旭涛
- 001 / 最后的图瓦部落
- 017 / 岜沙苗寨，最后的枪手部落
- 029 / 风来雨去客家人
- 043 / 娜允，最后的傣族古城
- 057 / 剥隘，烟波水底的咏叹调
- 071 / 湘西赶尸，最真实的恐怖片
- 083 / 女书，女人的隐秘与情感
- 095 / 纳西古乐，此曲只应天上有
- 109 / 石库门，百年上海的缩影
- 123 / 胡同，阳光下的叹息
- 137 / 丹巴碉楼，守卫家园的战士
- 149 / 吊脚楼是一座什么楼
- 163 / 垂垂老矣的西部长城
- 177 / 景德镇，千年瓷都的荣耀与哀伤
- 189 / 谁在侵略丽江
- 203 / 桨声灯影觅秦淮
- 215 / 渭河，一条大河的挽歌
- 231 / 西湖的眼泪

为了可能的忘却

刘旭涛

正在消逝的地理，美丽而残忍。

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风光无限。一组“中国最美的地方”的策划，使这本杂志一再重印，在境内外出版成书。在领略中国最美的地方之后，我意犹未尽，忽地想起，如果搞一个“中国受破坏（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的评选，或许更富有现实意义。

如果说“中国最美的地方”引发了国民对于大好河山审美、观赏的新兴趣，那么“中国受破坏（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则旨在提醒人们关于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太多视而不见的真实，国人像极了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在许多时刻，真实是残酷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索取、对历史建筑物的肆意破坏、对人文景观的过度开发、严重的工业污染……这些“今朝有酒今朝醉”式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令我们身边的美景正一点点死去，如果不加以制止，不远的将来，我们只有凭借干巴巴的标本来凭吊。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时代命题，纳兰秋用他的努力加重了这一命题的分量。

“正在”两字让人触目惊心，表明这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消逝”是一个看似不太激烈的动词，但却充满了伤感的味道；“地理”不再只是具象的专业名词，在这本书里，它更象征了人文地理——地域习俗、民俗、文化现象等。

正在消逝的地理——由三个独立的词组合起来的书名，并没有危言耸听的意味，它既非预言，也不是暗示，而是一个准确、客观的描述，含有警示和忧虑的味道。

这样一本书的出版，不单只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更重要的是为了抢救、搜索那些行将消失和已经消失的地理文化记忆，为地理的寻梦者们留下一条可以追踪的图谱和路径。历时五载，纳兰秋以苦行僧式的方式亲历一些被人遗忘的地理纵深，走遍了书中所述的二十多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心交给这个地方的天与地，山与水”。

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获知很多不为人广知的独特习俗和现象：图瓦部落的

男人，一生只有两次追求女性的机会，一旦两次示爱都失败，这个男人注定要一辈子单身；解放前，湘西的赶尸习俗，如真实上演的恐怖片，其实内含乾坤；湖南江永的女书，是一种由女人创造、供女人使用、记录女人生活和情感的文字，而据专家考证，这种文字，很可能是旧时女同性恋之间表达情感的产物……

然而，猎奇只是吸引眼球的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这本只有十几万字的出版物，时刻让人感到它的沉重。在沉重的叹息中，焦虑、深切的焦虑是这本中国地理文化记忆报告最核心的关键词。迎面而来的人文历史气息，伴着隐约的无声呐喊，经久不息地传来。钱理群先生在《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一文中分析了“人类将面临的两个大紧张”，在纳兰秋的呐喊中，我再次看到了这两个重大的时代话题。

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以人为单位的不同族群中，不同的信仰、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冲突，乃至最后的融合，一直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之一，这种差异在扩大的同时，也在慢慢缩小——即所谓进步、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对于那些被现代人视为原始、落后的部落文明的同化，这种同化，最直接有效的武器，就是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各种发明。有时候，一台电视机的出现，就足以改变一个信息闭塞的村落，比如图瓦部落。

在这本书中，作者由片景式的深入描述，带动了全景式的扫描——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独特的地方习俗、民族风俗、建筑、河流等等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被同化、消解、破坏，乃至最后消失，作者以亲历者和旁观者的身份，起于介绍，落于忧思，思考的锋芒最终指向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在提倡发展与进步的同时，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问题？如何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如何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商业浪潮中毅然挺立且保持它的生命力和纯洁性？

生物讲求多样性，人类社会想必也应如此。

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目前的现实状况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已是常态，其中包括自然景观。比如每年假期各大景点都会出现人头涌动的场景，在这种人流拥挤的场合，观赏景色已几乎不可能，倒像是在观赏“人头”。人多是中国特色，但更本质的原因，则是管理的缺失——过度开发。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过度的开发、过度的商业化，对于任何景点，都是一种

灾难。

我还清晰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朋友在国庆长假跑去登华山，碰上了人流高峰，被堵在半山腰，上不去，又下不来，好在最后有惊无险。2007年，在丽江的大研古城，我感受到了纳兰秋在《谁在侵略丽江》中描述的“大研古城的夜晚是鬼魅的，光怪陆离，从纸醉金迷的酒吧里传出来的流行音乐充斥了大街小巷”，而白天的古城，情形也不乐观，人满为患，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他人相机取景器中的一个组成元素，或者布景。在西藏纳木错圣湖，据说有人打算在上面建游艇基地供游人玩乐，果真如此，那将是弥漫着神秘色彩的圣湖的巨大灾难。

作家王安忆说，“我们和自然永远处于较量，协调，再较量，再协调的关系中。”严峻的事实却是，我们对于自然是先破坏，后治理，再破坏，再治理，如此恶性循环。

为了可能的忘却，纳兰秋做了“立此存照”式的记录，对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变化，作者表露出一种忧虑又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呐喊般地呼吁主流群体不应只满足于旅游开发、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对于相伴而生的生态、文化危机，应进行深刻反思。作者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这是图瓦部落唯一有电视的人家，女主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为我们端来热气腾腾的奶酒。告别的时候，女主人竟向我们索取45元的收费，因为我们看了她的电视喝了她的奶酒。这一刻是尴尬的，我们有一种灵魂被亵渎的感觉，古老的防线终究抵挡不过强大的物欲。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旅游景点比比皆是，旅游开发给这些原本淳朴、诚实的本地居民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改变了这里的风气，用现代的术语来形容，应该称赞他们变得有商业头脑。然而，过度的商业化，对于人性，实质是一种可怕的异化，使得一切变质。现代商业法则使得一切活动都变得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诚实、诚信这样可贵的品质已经被一些人抛弃，欺诈已成为流行病。

这些正在消失的地理，或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或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法则的介入、渗透而变质。前者是自然的进化，比如江永的女书，因为使用的人越来越少，正面临失传的困境。还有自然灾害对于建筑物的破坏，这些是

人力无法把握的。

后者是人为的，和管理者的思维以及既得利益者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以北京的胡同为例，大量非正常消逝的胡同，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遗憾，还有强烈的质疑，而本质的原因，其实不言自喻，无非是巨大的经济利润——寸土寸金。

有时，意识形态可以完全左右一座城市的命运，比如北京的城墙，因为领袖的一句话，就被推翻。可怕的是人类对自己犯下的过错毫不觉悟，反而自欺欺人，纳兰秋对此有精辟的论断，“人类的险恶正是在于唱着高调做坏事”。由此可见，人是一种多么聪明的动物，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人心浮躁和惯于情绪化表达的网络时代，理性而审慎的声音显得尤其可贵，网络在使公民的表达权利得到前所未有提升的同时，也滋生出语言暴力倾向，在“媒体审判”之后，“网络审判”已露出端倪——非理性的激情、偏激、极端，既显露出人性的扭曲，也暗示着这个剧变时代人与人之间、价值观念与信仰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纳兰秋，其文字让我可贵地感受到一种理性的激情——理性的思考，激情的言说，和字里行间包藏着的火——让人时刻感到良知未能泯灭的暖意（夏榆语），还有对疯狂无序的商业化的警惕——一方面是痛心疾首的未来，另一面却是无所顾忌的我行我素。

但愿若干年后，我们不用重复普鲁斯特的呢喃：

正是我们已经忘却的东西，才使我们最确切地回忆起某些存在。

2008. 7. 27

最后的图瓦部落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湖泊，神秘的湖泊旁边有一个美丽的村庄，这个湖泊就是哈纳斯湖，这个村庄叫图瓦村。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湖泊，神秘的湖泊旁边有一个美丽的村庄，这个湖泊就是哈纳斯湖，这个村庄叫图瓦村。在这个只有八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里，图瓦人过着与世隔绝怡然自得的生活。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爽朗，热情，纯朴，他们有自己的小木屋，在美丽的高山草甸上放牧心爱的羊群，金色的阳光涂抹在他们不粘风尘的脸颊，偶尔也深入密林狩猎。大雪封山的日子，他们围坐在火炉边，喝着自家酿制的马奶酒，一种叫苏尔的乐器为他们带来美妙的音乐和愉快的笑声。

因为哈纳斯，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村庄，为期五天的采风活动并不能使我们对图瓦人有多深的了解。离开的那一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因为里面有电视的声音，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这是图瓦部落唯一有电视的人家，女主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为我们端来热气腾腾的奶酒。然而我们的心是复杂的，因为我们预感到这台唯一的电视将会慢慢改变图瓦人所特有的文明。有了第一台电视，必将有第二台，第三台……

更让我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告别的时候，女主人竟向我们索取45元的收费，因为我们看了她的电视喝了她的奶酒。这一刻是尴尬的，我们有一种灵魂被亵渎的感觉，古老的防线终究抵挡不过强大的物欲。

哈纳斯越来越出名，图瓦人也越来越出名，这对图瓦人来说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人文专家预测，十年之后，图瓦部落将会消失，也许不是图瓦人的消失，而是图瓦人的传统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性格的消失。

图瓦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哈纳斯^①并不是图瓦人的世居地，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蒙古迁徙而来，虽然这种说法一直以来受到各界广泛的争议，但图瓦人却坚信不疑地认定他们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你可以说图瓦人不是蒙古人，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成吉思汗在图瓦人心目中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成吉思汗是图瓦人的精神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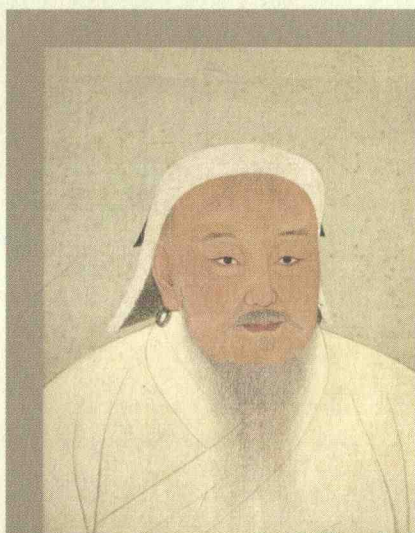


郁郁葱葱的哈纳斯

袖，是人人顶礼膜拜的英雄。在这个部落里，家家户户都悬挂着成吉思汗的画像，有重大的庆祝活动或者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图瓦人首先要祭祀的就是成吉思汗。图瓦人对成吉思汗的崇敬远远不止这些，他们还穿白色的蒙古长袍，沉重而结实的蒙古长靴，他们喝奶酒和奶酪，吃手抓羊肉。一年一度的“敖包相会”，图瓦人举行赛马、射箭、摔跤等竞技活动。图瓦人和蒙古人一样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每年都举行祭山、祭天、祭湖、祭树、祭火、祭敖包等宗教祭祀仪式。

可以说图瓦人的生活习俗与蒙古人相差无几，唯一不同的是，图瓦人不是住在蒙古包里，而是住在小木屋里。图瓦人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蒙古包只适合广袤无际的草原，而不适合冰天雪地的深山密林。

和每一个民族一样，图瓦人也有自己的



成吉思汗像

传说，但图瓦人的每一个传说几乎都与成吉思汗有关。一个沧桑的图瓦老人指着哈纳斯湖中央两个形状酷似脚印的小岛，一脸虔诚地告诉我们，那是成吉思汗追赶敌人时留下的脚印。成吉思汗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的脚印不会有小岛那么大，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图瓦人对成吉思汗的信仰已侵入骨髓、溶入血液。

坚信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图瓦人的描述是这样的：成吉思汗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帝国，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统一天下，他率领自己的铁骑兵不断南征北战。一次在征讨亚欧大陆的归途中，成吉思汗的军队路过阿尔泰山脚下一个美丽狭长的湖泊时停住了，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住，这个狭长的湖泊流动着像乳汁一样的湖水，而它的四周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成吉思汗于是命令一部分士兵就在这里驻扎下来，并授予这些士兵象征权威的“蓝领带”^②。成吉思汗离去后，这一部分士兵就留在这里居住、生产、巡逻并繁衍后代。元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当元朝的太阳陨落的时候，这批被成吉思汗遗忘的士兵才将脖子上的蓝领带取下来，并脱下一直穿在身上的军服，换上普通的衣装，从此成为普通的老百姓，也就是最早的图瓦人。

这就是图瓦人的由来。那个美丽狭长的湖泊就是哈纳斯湖。

蓝领带也因此成为图瓦人眼中的圣物，持有蓝领带的图瓦人被称为尊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千秋万代下来，持有蓝领带的图瓦人越来越少，甚至绝迹。一个叫巴扎尔的小伙子把我们领到一个图瓦人的坟墓前，告诉我们，躺在里面的是他的爷爷，与爷爷一同躺在里面的还有一条蓝领带。爷爷一直保存着这条蓝领带，爷爷有一身的好武功，本来想把蓝领带和武功一起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无奈儿子生在和平年代，对武功不感兴趣，爷爷一气之下就立下遗嘱，自己死的时候，要把蓝领带带到天国，交还给成吉思汗。

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

图瓦部落所居住的村庄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图瓦村是一个长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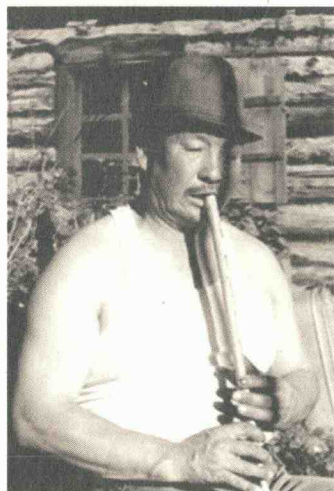
天堂也不过如此

状的村庄，安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图瓦村前面是山，后面也是山，前面的山是阿尔泰山，顶端终年积雪，图瓦人虽然生活在深山密林里，但从来不会迷路，只要他们一看到阿尔泰山顶端的雪，他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两山之间形成了一个扁长而又平缓的峡谷，一座又一座的小木屋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峡谷之中。图瓦人的小木屋精致小巧，很有北欧风情，夕阳西下，这些方方正正的带有尖顶的小木屋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金色的光泽。一棵又一棵的白桦树静默在阳光中，高大笔直，树干雪白，像一个个虔诚的战士守卫着这片美



上图：图瓦人居住的小木屋



下图：图瓦一种叫苏尔的乐器

丽的土地。远处，传来羊群咩叫的声音，安详的图瓦老人踏着欢快的节拍，放牧归来。

图瓦人的居所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屋前屋后都有栅栏，栅栏的中间就是大门。一般人家只需两三道栅栏就足够，阔绰的人家却有五六道栅栏。栅栏的用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用来圈养牛羊，有的用来围住菜园，也有的用作小商店的。图瓦人对栅栏很重视，无论在哪里安家，必修栅栏。图瓦村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家人，离村子很远，平时和村子里的人很少来往，但整整齐齐的四道栅栏仍然分布于房前屋后，丝毫没有懈怠之意。

图瓦人仍然保留着几乎处于原始状态的游牧生活，春夏秋这三个季节，他们像任何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图瓦人种植小麦，但他们很少施肥浇灌，任其自生自灭，图瓦人追求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他们是天生的环保专家，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惜，不忍心践踏一块草皮，不忍心砍伐一棵树木，对于圣湖哈纳斯，图瓦人有不成文的规定，不准往里面丢弃任何杂物。

冬季对图瓦人来说是最寂寞的，大雪封山，图瓦人不能外出，时光只能用来消磨。于是，图瓦人创造了自己的娱乐生活，他们不打麻将，也没有电视看，更谈不上网络，他们在小木屋里和亲朋好友围坐在火炉边，痛痛快快地饮着自家酿制的奶酒^③。这种奶酒不仅男人喝，女人也喝。图瓦人因为有了奶酒，冬季不再寂寞。

喝酒之余，图瓦人还演奏自己的音乐。图瓦人会吹一种叫做“苏尔”的乐器，苏尔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它看起来像箫，却不是箫，它的长度有五十多厘米，是用一种生在哈纳斯湖边苇科植物的茎秆掏空钻孔后调制而成，下端明显粗于上端，用于演奏的孔只有3个。苏尔所演奏出来的曲调带有淡淡的哀愁，能够使心烦意乱的人静下心来，这样的曲调就像平静的哈纳斯湖水，平静的下面隐含着极大的张力。苏尔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在低沉的主旋律中常常会出现比较委婉欢快的音阶，能够完成一个美丽的合声。图瓦人常吹的曲子有《美丽的哈纳斯湖波浪》、《雄伟的阿尔泰山》、《黑走马》等。

村里最擅长吹苏尔的是一位叫做额尔德什的老人，这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从十三岁开始学习吹苏尔，到现在已经吹了六十年了。额尔德什对苏尔的感受